

乡俗乡情

嵩山的记忆

张国臣

阅读无涯,书山有路。我深深地感到,书的境界代表人的境界,书品即人品,被文字滋润过的人生是美丽的。只有用爱、用理想、用奉献去辛勤笔耕,才能谱写出生机勃勃的、永远青春之歌!

人间最美是“鲸落”。君不见,当一条鲸鱼在宽阔的海洋中由小到大自由自在地遨游几十年后,生命结束,那庞大的尸体慢慢地沉入海底,再创造出的一套完整的、可以维持上百种无脊椎动物生存长达上百年的生态系统。以一己之力再哺育一方生命,生物学家将这个悲壮的过程叫“鲸落”。

浩瀚宇宙,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可贵。人生数十年,如同一盘棋,每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这个棋盘,如同一本文化大书,每个人都由问号到惊叹号,再到句号……

胜利属于勤奋之人。美国著名作家格拉德威尔2009年在《异类》一书中提出“一万小时定律”。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锻炼,任何人都能从平凡走向卓越,基本都可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。铁的事实证明,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天赋无关,都需要勤奋,都需要专一,都需要在十年内科学地练习一万小时以上。音乐神童莫扎特是如此,大画家达·芬奇是如此,田坛飞人刘翔是如此,电脑天才比尔·盖茨更是如此,自己40多年的文化研究笔耕又何尝不是如此?

面壁破壁,失中有得。在几十年工作之余的学习创作中,我得到了理论上发现“新大陆”的狂喜;我失去了头上的一缕缕黑发,但得到了逻辑思维王国的创新桂冠。英国首相丘吉尔说:“我宁失去一个印度,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亞!”精神之树是何等的伟大!

文以载道,以文化人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,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,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,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,是先进文化的特征表现。只有内心强大向上,才能使作品充满正能量。我的《中国少林文化》出版后,媒体报道、学术界研讨,读者甚多。

往事与怀犹在目,春风相遇不知年。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,毋庸讳言,从我已出版的这些书中,可以看出我几十年的生活气象,干事过于认真,偶有书生气十足、过于简单等缺点和不足,但她恰似嵩山上那不分昼夜奔流不息的清泉,再现了一个新中国出生的人——在红旗旗下长大,孩提时代的纯真、少年时代的劳苦和青年时期的奋进,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高考40年来,对党绝对忠诚、刻苦学习、求是创新、勤奋工作、司法为民、拼搏向上、积极奉献的一个个扎实的足迹!

人活着的意义,应当是在过程,而不是结果。因为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。

积善成德,天道酬勤。在《嵩山的记忆——张国臣文化研究书系》出版之际,我衷心感谢父母亲及众多领导、老师、朋友六十年来,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最强有力的、无私的支持、培养和帮助。

当麦子熟了的时候,站在地边的田埂上,会闻到一抹抹淡淡的、带着泥土气息的暗香。麦中自含芳香,这甘醇醇美的麦香,是农民兄弟内心深处久久的期盼与渴望。

麦香,是农民用辛苦换来的。麦香里饱含着农民的辛劳与汗水。古人云:“服田力穡,乃亦有秋。”小麦的生长期长达八个月之久,其生长期的每一个环节,都需要精心打理,才能获得一个好的收成。先年的秋收后,要深耕、细耙、整地、施肥,才能下种;到隆冬季节,需冒着严寒浇“冬灌水”;开春了,要浇“返青水”,其间还要施肥;出穗了,要浇“灌浆水”,搞“一喷三防”,防小麦病虫害;好不容易盼到麦熟,还要防连阴雨;该收割了,却是“麦熟一晌,虎口夺粮”,与天争时,抢收快打;收割后,还需晾晒,把小麦中的水分晾干,才能入仓。

可以说,小麦从种到收到入仓,一路下来,不知道要付出多少汗水与辛劳。即使现在农业的种收环节基本实现了机械化,其劳苦程度仍不可低估。

家家户户能吃上香喷喷的馒头,曾经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。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,小时候

能吃上白面馒头的日子,恐怕是屈指可数的。那时候的小孩盼过年,因为过年可以吃白馍,吃肉菜,吃饺子,还能穿新衣服。在我们老家,那时过年蒸锅是要蒸出几样品种的。白面花糕、白面枣花、白面馍是必蒸的,还要蒸窝子面掺萝卜丝的黄窝子和红薯面掺萝卜丝的菜窝子,这三样大概是占三分之一。吃白面是按顿吃的,大年三十中午吃白馍和肉菜,除夕晚和初一早吃饺子,初一中午吃白馍和肉菜,初一晚上就改吃黄窝子了。正月初五以前,除了招待拜年的亲戚中午可以吃白面馍以外,早晚两顿则是黄窝子了。“破五”一过,就改吃菜窝子了。平时能吃白面馍的日子,就是正月十五、八月十五等一些传统大节了。

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。改革开放后的好政策,种植新技术和良种推广,以及农业生产的基本机械化,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,也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。馒头,成了人们餐桌上普通食品,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,过上了充裕的小康生活。

麦香,滋润了我们的饮食生活,也滋润了我们的文化生活。麦香里,饱含着

浓浓的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气息,以小麦粉制品为媒介,产生了许多带有区域和地方色彩的乡土文化和习俗。

一是过年蒸花糕、枣花儿,敬天敬地敬财神敬灶王。在春节传统文化里,过年是要蒸出几个锅盖子一般大的花糕和数量不等的枣花儿来,除夕夜便将花糕、枣花儿及其他供品,供奉在老天爷、土地爷、财神爷和灶王爷各自的神位前,点上蜡烛或灯笼,供他们享用供品。家庭主妇们,便依次在天神地神财神灶神面前烧香磕头,祈祷祝愿,祈福消灾。

二是行麦礼,送羊。有外甥的家庭,每年麦收前后,外甥要到姥姥家去“行麦礼”,蒸出十五六个香喷喷的大馒头,送给姥姥、姥爷吃。秋后,则是姥姥家到外甥家去送羊。据传老早以前送的是真羊、活羊,后改用小麦粉蒸出来的馒头羊。说是送羊,却还要蒸出一个又大又胖的蟒蛇来,还有小兔子一类的小动物馒头。羊是温顺的家畜,也是吉祥物。羊者,祥也,送羊就是送吉祥。民间有一段顺口溜说得真好:“割了麦,打了场,小两口商量去瞧娘,瞧娘不是去瞧娘,是给外甥去要羊。”一要一送,乐在其中。

三是送干饼。现在五十岁左右的人,恐怕都种过“牛痘”,吃过干饼。所谓干饼,就是把小麦打成糊,倒在烙饼鏊子上,摊开抹匀,撒上芝麻,用中火烧,烙出来的一张张又香又脆的薄薄的饼子,就是干饼。早年种“牛痘”属于强制性的接种防疫,在左胳膊大臂外侧,注射两处疫苗,防止未成年的孩子生天花。“牛痘”接种后,接种处便会鼓起两个红泡,红泡结痂、掉皮,便会留下两个花生大小的小疤来。亲戚们便会给种“牛痘”的孩子送干饼,祝福孩子快结痂,快愈伤。送干饼,送的是关心,送的是爱心。

四是送饺子。平时本族里面谁家的闺女要出嫁,本族里各家都要捏上六十个饺子,送给这家闺女吃,送去一片祝福。饺子文化里还有其他习俗,有的是娶媳妇的家庭把新媳妇娶到家,入了洞房后,婆家煮上几个半生不熟饺子端给新媳妇吃,此刻便会有人在洞房门口喊着问:“生不生?”新媳妇会害羞地小声说:“生。”门外便笑成一片。

麦香里蕴含的各种文化和习俗,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地方味儿。麦香是醉人的,需要我们仔细去咀嚼,去品味。



五谷丰登(国画) 郭连成

人生讲义

记住别人的名字

董国宾

刚毕业那年,我独自去市局开会。当我走向开会地点时,忽然涌来一阵陌生感,心里怯生生的。

会议报到处拥着一群人,我一步一步往前走,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:“安宁,安宁,开会地点临时变更啦!”我感到莫名的亲切和甜蜜。

这里有熟人呀?我可是第一次来市局,脑海里闪过这样一个温暖的念头。抬眼看去,那人我并不认识,但确认他喊的就是我,因为他正朝我挥手呢。那人长我几岁,是负责会议接待的。我好奇地想,我和这位市局领导从未谋面,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呢。寒暄几句才知道,他听说县局刚分来一位大学生,从网上看了我的简历,一下子就记住了我的名字。

接着,这位市局领导又“安宁,安宁”地唤着。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,他这样直呼我的名字,让我感觉到,我像是交往了多年的好朋友。在家里,父老乡亲这样叫,兄弟姐妹这样叫,我仿佛走进了自己家。顿时,我和他没了陌生和距离,他一下子走进了我心里。

后来的一天,我在办公室打扫卫生,忽然想起移动一下办公桌。办公桌又宽又长,上面还摆放着电脑,一个人的确不好办,我随口喊了一声:“海欣,过来帮一下忙。”

海欣是一位陌生小青年,我和他并不相识。听见同来单位办事的那个人唤他“海欣”,我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我觉得“海欣”好记也好叫,海欣这个人一定也不错。正巧,他来单位办完事从门口经过,我就随口叫起“海欣”这个名字来。

海欣听见我唤他,二话没说就走了进来。他不仅帮我打扫了办公桌,还从北端移到了南端,还帮我打扫了卫生。临走他说,俺老远过来,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。听到您叫俺的名字,真亲切,您真像大哥一样。还有什么要做的,您忙不过来,俺帮您。不想,海欣累得气喘吁吁的,还感激我呢。“记住别人的名字”,这句话沉甸甸地闯进了我心里。

记住一个人的名字,不单单是记住了一个人,还把一份尊重和美好存在了别人心里。从此,只要是来单位办事的人,我都会尽力记住他们的名字,再恰到好处地叫出来,送给他们亲切和甜蜜,消除彼此间的距离和隔膜。我还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,巧妙地珍藏在我记忆里,用最亲切的呼唤和表达,在机关单位里给他们营造一个熟悉而温馨的家!



秋林远岫(国画) 张富君

仲夏到了,我回到家乡看望年老的父母,正赶上西红柿成熟。母亲知道我爱吃西红柿,见我风尘仆仆地归来,就烤上小筐,到菜园里摘西红柿。

园子不大,但西红柿却整整种了六垄,在整个园子里显得很扎眼。母亲说,娘知道你们都爱吃柿子,所以就和你爸多种了几垄,预备你们回来好吃。整齐的柿子架上,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西红柿,点缀在碧绿的叶子中间,恍惚之中灿若星辰。我伸出手,草草擦了擦,送入口中,酸酸甜甜,很是爽口。望着母亲摘西红柿的身影,记忆的闸门顷刻打开。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,那时物质相对匮乏,苹果、鸭梨这些看似普通的水果很少见,称得上水果的东西,恐怕只有园子里半熟半果的西红柿了。那时的农家,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菜园,园子里种着各式蔬菜,有茄子、辣椒、黄瓜,但最显眼的还是西红柿。家乡人管西红柿简单地叫柿子。柿子秧比别的秧杆要高,长势好的要有一人高,附在人工插设的架子上,好像一堵绿色的墙。柿子开花

挂于高高的房梁之上,清香四溢,充满了诱惑。但我们只有眼馋的分儿,却够不着。父亲的用意非常明确,他教我们五个孩子查数,谁查得好,查得多,谁就能得到奖励,奖品当然就是一枚好吃的柿子了。他教我们读书认字,用他那本四角号码字典,教我们学的读音和笔画。为了吃柿子,我们哥几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,争取最先吃到装在筐子里的柿子。就在这样的激励措施下,我们在未入学时就学着查数认字,学习速度各个精湛,还没上学呢,我们就认识了不少字,几乎可以磕磕绊绊地读报纸了。

西红柿不但可以即摘即食,而且可以做成糖渍柿子,还可以做成很多熟菜。什么鸡蛋番茄汤、牛肉番茄

新书架

《国脉:谁寄锦书来》

抒写邮政人的家国情怀 描绘大时代的工运画卷

陈彦瑾

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,上海滩。三个邮政人,三个好兄弟、好战友。他们从上海邮政大厦起步,在工运风云里脱颖而出。一次偶然的抉择,铸就了三人迥然不同的命运,交织出一幕幕时代与人性、历史与命运、理想与奋斗、爱情与信念跌宕起伏的剧情。

该书是首部以中国百年邮政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其中,主人公秦鸿瑞的命运堪称传奇——他是码头临时工,他是清帮大弟子,他是上海邮政工人,他是全国工运领袖,他是国内外各种势力竞相争抢的目标,他组建了新中国邮电部……读完这部小说,或许你能猜到,他的身上,或多或少有着哪位历史人物的影子。

小说以邮政、工运为线索,串起了五卅运动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、上海邮工童子军参加一·二八淞沪抗战、九一八事变、东北三千名邮工维护主权撤回关内、巩固邮基运动、解放上海邮政大厦等重大历史事件,再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,描绘了邮政工人的日常工作、家国情怀、战争年代跑秘密交通、组建别动队抗日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,扣人心弦,精彩纷呈。

小说还写了几对真心深爱却无法成婚的男女恋情,写了朋友情、同志情、兄弟情、兄妹情,写出了情感与信念抉择的无奈、无悔,读来令人唏嘘,感人至深。

人与自然

童年悠悠柿子香

李忠元

挂于高高的房梁之上,清香四溢,充满了诱惑。但我们只有眼馋的分儿,却够不着。父亲的用意非常明确,他教我们五个孩子查数,谁查得好,查得多,谁就能得到奖励,奖品当然就是一枚好吃的柿子了。他教我们读书认字,用他那本四角号码字典,教我们学的读音和笔画。为了吃柿子,我们哥几个八仙过海各显其能,争取最先吃到装在筐子里的柿子。就在这样的激励措施下,我们在未入学时就学着查数认字,学习速度各个精湛,还没上学呢,我们就认识了不少字,几乎可以磕磕绊绊地读报纸了。

西红柿不但可以即摘即食,而且可以做成糖渍柿子,还可以做成很多熟菜。什么鸡蛋番茄汤、牛肉番茄

连载

到了晚上,爹越发烧得厉害,他哆嗦着,断断续续地说着胡话。魏翘用凉水浸个手巾,在他的额头上擦着。二小看见了,连忙接过来,自己给爹擦。

夜深了。安静得让人害怕。微风吹过院子,攀上院墙的葫芦叶子发出细小的声音,像痒痒也像痒疼。娘不哭了,或者说是不哭了。她侧躺在床上,蜷曲着身子一声不响。

魏翘搬了个小板凳,坐在她的身边,两只手抓着二小娘的一只手,小声地劝着她:“鬼子是畜生,他们玷污了咱中国的多少姐妹呀!他们强奸、轮奸,最后还要把这些被他们污辱了的女人杀掉。大婶啊,他们之所以没把你杀了,不是他们不想杀,而是他们没来得及!”

“闺女,我想死!”二小娘说了一句。魏翘下意识地点摇头,说:“大婶,您想错了!如果我们女人受了侮辱和伤害,不想着报仇雪冤,而只是想着死,那,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谁能惩罚恶人?还有谁会给我们报仇?日本鬼子伤害了我们,侮辱了我们,是他们犯下了罪孽!我们要站起来,给他拼!给他斗!战胜了,是正义得到了伸张,恶人受到了惩罚!战死

了,是正义得到了维护,人格获得了尊严。大婶,我们要斗争!我们只有斗争!我们女人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,跟日本鬼子斗争到底!”二小娘挣扎着坐起来,看着魏翘。魏翘看着她点点头,继续说:“大婶,勇敢起来!”二小娘看着魏翘:“闺女,我们女人,能行吗?”魏翘郑重地点头,坚定地说:

“行!在共产党、八路军的领导下,我们女人,一定能行!我们有女共产党员,女八路军战士,女医生,女将军、女英雄……我们都是女人,她们能行,我们也一定能行!”

“闺女、闺女……”二小娘又哭了,泪水哗地淌了满脸。“大婶!”丹红轻喊一声,也哭了。二小在西间守爹。今天的刺激太深,二小不睡觉。他一边用凉手巾擦着爹的额头,一边听着魏翘姐姐的话,十二岁的他似懂非懂地明白了娘受的委屈。不知道为什么,这一次他竟然没哭!魏翘姐姐又说话了,他连忙停住手,侧了侧耳朵。

魏翘说:“大叔重伤,好不好还在两可。大小被抓走,情况不明。您要是再想不开,自寻了短见,作为母亲,你能忍心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自己生活吗?”娘啜泣着。魏翘说: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解救我们女人,只有靠我们自己。大婶,勇敢起来,侮辱和伤害只能使我们女人更坚强!我们要学本事,长才干,以血还血,以牙还牙!”

和他小鬼子战斗到底!”

二十六声枪响

孟宪明著



魏翘说:“大叔重伤,好不好还在两可。大小被抓走,情况不明。您要是再想不开,自寻了短见,作为母亲,你能忍心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自己生活吗?”娘啜泣着。魏翘说: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靠神仙皇帝。要解救我们女人,只有靠我们自己。大婶,勇敢起来,侮辱和伤害只能使我们女人更坚强!我们要学本事,长才干,以血还血,以牙还牙!”

和他小鬼子战斗到底!”

吴金春又说:“金玲啊,你以后那脾气得改改,别老耍小脾气,人家书恩是让你,他要是脾气不好打你一顿,我这当哥的也不能护短。”

吴金玲嘴一撇,说:“哥,你这是大男子主义,他敢打我试试,我立马不跟他过。”

吴金春说:“你看看,三十多的人了,还光说傻话,书恩没打过你,你是碰见好人了。你问你嫂,我打过她没有,她不讲理时候把你气得肺都能炸,动手打人也是常情。”

嫂子马上说:“你那脾气,说打就打,要不是有了孩子,也不跟你过。”

吴金春笑笑,“你不跟我过,我还愁找不来个媳妇?说不定还能找个小姐呢。”

吴小姐撇嘴道:“爸,你是不是又想换批了?这一段时间不教育你,你看都成啥了,还想找个小姐,我们都不要你。”

吴金春讪讪地笑笑,用手指着吴小姐:“书恩,你看这闺女,哪见过这么跟爹说话的?一点也不给面子。”

从饭店出来,吴金玲带着孩子与嫂子、小琪去逛服装城,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浴中心洗澡。他与大舅舅一起洗澡,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,冲冲泡泡,搓搓背,在大厅掏掏耳朵,做个头部、足底按摩就够了,其他服务就不说了。吴金春更是心知肚明,他也是吃喝喝啥啥干,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,只不过不能与他在干这些事儿。

等到吴金玲她们转完服装市场,天已经黑了,简单吃了点东西,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,司机

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。有女儿和老婆在的双休日,宋书恩特别快乐。

30 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。在最初的几年里,宋书恩还没有能力照顾家。爹在家里领着书晖,贫穷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了。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,开始给爹和奶奶、包括大哥买点东西,寄点钱,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事儿。

刚结婚,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拆了新房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感觉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,而且渐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爹的身体仍然硬朗;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;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养育得结实实、聪明伶俐。要说遗憾,就是二哥书仲,他一直打光棍。

可以说,宋书恩心底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尽全力照顾家里,没少往家里补贴钱。他的努力,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多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如果不是爹执意不寻,兴许他们家就又有喜事了。

吴金春又笑笑,“你不跟我过,我还愁找不来个媳妇?说不定还能找个小姐呢。”

吴小姐撇嘴道:“爸,你是不是又想换批了?这一段时间不教育你,你看都成啥了,还想找个小姐,我们都不要你。”

吴金春讪讪地笑笑,用手指着吴小姐:“书恩,你看这闺女,哪见过这么跟爹说话的?一点也不给面子。”

从饭店出来,吴金玲带着孩子与嫂子、小琪去逛服装城,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浴中心洗澡。他与大舅舅一起洗澡,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,冲冲泡泡,搓搓背,在大厅掏掏耳朵,做个头部、足底按摩就够了,其他服务就不说了。吴金春更是心知肚明,他也是吃喝喝啥啥干,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,只不过不能与他在干这些事儿。

等到吴金玲她们转完服装市场,天已经黑了,简单吃了点东西,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,司机

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。有女儿和老婆在的双休日,宋书恩特别快乐。

30 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。在最初的几年里,宋书恩还没有能力照顾家。爹在家里领着书晖,贫穷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了。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,开始给爹和奶奶、包括大哥买点东西,寄点钱,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事儿。

刚结婚,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拆了新房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感觉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,而且渐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爹的身体仍然硬朗;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;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养育得结实实、聪明伶俐。要说遗憾,就是二哥书仲,他一直打光棍。

可以说,宋书恩心底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尽全力照顾家里,没少往家里补贴钱。他的努力,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多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如果不是爹执意不寻,兴许他们家就又有喜事了。

吴金春又笑笑,“你不跟我过,我还愁找不来个媳妇?说不定还能找个小姐呢。”

吴小姐撇嘴道:“爸,你是不是又想换批了?这一段时间不教育你,你看都成啥了,还想找个小姐,我们都不要你。”

吴金春讪讪地笑笑,用手指着吴小姐:“书恩,你看这闺女,哪见过这么跟爹说话的?一点也不给面子。”

从饭店出来,吴金玲带着孩子与嫂子、小琪去逛服装城,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浴中心洗澡。他与大舅舅一起洗澡,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,冲冲泡泡,搓搓背,在大厅掏掏耳朵,做个头部、足底按摩就够了,其他服务就不说了。吴金春更是心知肚明,他也是吃喝喝啥啥干,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,只不过不能与他在干这些事儿。

等到吴金玲她们转完服装市场,天已经黑了,简单吃了点东西,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,司机

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。有女儿和老婆在的双休日,宋书恩特别快乐。

30 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。在最初的几年里,宋书恩还没有能力照顾家。爹在家里领着书晖,贫穷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了。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,开始给爹和奶奶、包括大哥买点东西,寄点钱,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事儿。

刚结婚,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拆了新房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感觉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,而且渐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爹的身体仍然硬朗;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;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养育得结实实、聪明伶俐。要说遗憾,就是二哥书仲,他一直打光棍。

可以说,宋书恩心底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尽全力照顾家里,没少往家里补贴钱。他的努力,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多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如果不是爹执意不寻,兴许他们家就又有喜事了。

吴金春又笑笑,“你不跟我过,我还愁找不来个媳妇?说不定还能找个小姐呢。”

吴小姐撇嘴道:“爸,你是不是又想换批了?这一段时间不教育你,你看都成啥了,还想找个小姐,我们都不要你。”

吴金春讪讪地笑笑,用手指着吴小姐:“书恩,你看这闺女,哪见过这么跟爹说话的?一点也不给面子。”

从饭店出来,吴金玲带着孩子与嫂子、小琪去逛服装城,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浴中心洗澡。他与大舅舅一起洗澡,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,冲冲泡泡,搓搓背,在大厅掏掏耳朵,做个头部、足底按摩就够了,其他服务就不说了。吴金春更是心知肚明,他也是吃喝喝啥啥干,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,只不过不能与他在干这些事儿。

等到吴金玲她们转完服装市场,天已经黑了,简单吃了点东西,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,司机

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。有女儿和老婆在的双休日,宋书恩特别快乐。

30 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。在最初的几年里,宋书恩还没有能力照顾家。爹在家里领着书晖,贫穷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了。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,开始给爹和奶奶、包括大哥买点东西,寄点钱,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事儿。

刚结婚,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拆了新房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感觉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,而且渐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爹的身体仍然硬朗;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;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养育得结实实、聪明伶俐。要说遗憾,就是二哥书仲,他一直打光棍。

可以说,宋书恩心底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尽全力照顾家里,没少往家里补贴钱。他的努力,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多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如果不是爹执意不寻,兴许他们家就又有喜事了。

吴金春又笑笑,“你不跟我过,我还愁找不来个媳妇?说不定还能找个小姐呢。”

吴小姐撇嘴道:“爸,你是不是又想换批了?这一段时间不教育你,你看都成啥了,还想找个小姐,我们都不要你。”

吴金春讪讪地笑笑,用手指着吴小姐:“书恩,你看这闺女,哪见过这么跟爹说话的?一点也不给面子。”

从饭店出来,吴金玲带着孩子与嫂子、小琪去逛服装城,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浴中心洗澡。他与大舅舅一起洗澡,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,冲冲泡泡,搓搓背,在大厅掏掏耳朵,做个头部、足底按摩就够了,其他服务就不说了。吴金春更是心知肚明,他也是吃喝喝啥啥干,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,只不过不能与他在干这些事儿。

等到吴金玲她们转完服装市场,天已经黑了,简单吃了点东西,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,司机

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。有女儿和老婆在的双休日,宋书恩特别快乐。

30 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。在最初的几年里,宋书恩还没有能力照顾家。爹在家里领着书晖,贫穷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了。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,开始给爹和奶奶、包括大哥买点东西,寄点钱,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事儿。

刚结婚,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拆了新房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感觉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,而且渐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爹的身体仍然硬朗;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;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养育得结实实、聪明伶俐。要说遗憾,就是二哥书仲,他一直打光棍。

可以说,宋书恩心底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尽全力照顾家里,没少往家里补贴钱。他的努力,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多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如果不是爹执意不寻,兴许他们家就又有喜事了。

吴金春又笑笑,“你不跟我过,我还愁找不来个媳妇?说不定还能找个小姐呢。”

吴小姐撇嘴道:“爸,你是不是又想换批了?这一段时间不教育你,你看都成啥了,还想找个小姐,我们都不要你。”

吴金春讪讪地笑笑,用手指着吴小姐:“书恩,你看这闺女,哪见过这么跟爹说话的?一点也不给面子。”

从饭店出来,吴金玲带着孩子与嫂子、小琪去逛服装城,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浴中心洗澡。他与大舅舅一起洗澡,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,冲冲泡泡,搓搓背,在大厅掏掏耳朵,做个头部、足底按摩就够了,其他服务就不说了。吴金春更是心知肚明,他也是吃喝喝啥啥干,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,只不过不能与他在干这些事儿。

等到吴金玲她们转完服装市场,天已经黑了,简单吃了点东西,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,司机

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。有女儿和老婆在的双休日,宋书恩特别快乐。

30 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。在最初的几年里,宋书恩还没有能力照顾家。爹在家里领着书晖,贫穷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了。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,开始给爹和奶奶、包括大哥买点东西,寄点钱,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事儿。

刚结婚,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拆了新房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感觉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,而且渐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爹的身体仍然硬朗;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;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养育得结实实、聪明伶俐。要说遗憾,就是二哥书仲,他一直打光棍。

可以说,宋书恩心底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尽全力照顾家里,没少往家里补贴钱。他的努力,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多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如果不是爹执意不寻,兴许他们家就又有喜事了。

吴金春又笑笑,“你不跟我过,我还愁找不来个媳妇?说不定还能找个小姐呢。”

吴小姐撇嘴道:“爸,你是不是又想换批了?这一段时间不教育你,你看都成啥了,还想找个小姐,我们都不要你。”

吴金春讪讪地笑笑,用手指着吴小姐:“书恩,你看这闺女,哪见过这么跟爹说话的?一点也不给面子。”

从饭店出来,吴金玲带着孩子与嫂子、小琪去逛服装城,宋书恩领吴金春去洗浴中心洗澡。他与大舅舅一起洗澡,肯定没有那些色情服务项目,冲冲泡泡,搓搓背,在大厅掏掏耳朵,做个头部、足底按摩就够了,其他服务就不说了。吴金春更是心知肚明,他也是吃喝喝啥啥干,当然也不在意宋书恩会怎么样,只不过不能与他在干这些事儿。

等到吴金玲她们转完服装市场,天已经黑了,简单吃了点东西,把吴金春一家安排到宾馆,司机

送宋书恩一家三口回家。有女儿和老婆在的双休日,宋书恩特别快乐。

30 老家是宋书恩心里的牵挂。在最初的几年里,宋书恩还没有能力照顾家。爹在家里领着书晖,贫穷的日子艰难得把父亲的头发都染白了。他手头有了积蓄之后,开始给爹和奶奶、包括大哥买点东西,寄点钱,但他还不能给家里做更多的事儿。

刚结婚,宋书恩就帮助家里翻拆了新房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感觉家里是平安而和谐的,而且渐渐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爹的身体仍然硬朗;四弟书晖也健康成长,学习成绩名列前茅;大哥大嫂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养育得结实实、聪明伶俐。要说遗憾,就是二哥书仲,他一直打光棍。

可以说,宋书恩心底松了口气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尽全力照顾家里,没少往家里补贴钱。他的努力,换来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多和四弟在村里的风光,甚至有了爹和四弟在村里的